



《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研究》（闵仕君著）序（杨国荣）

杨国荣

在当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无疑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作为一种思辨的体系，牟宗三的哲学上接陆王、出入于中西，包含着颇为复杂的内容。闵仕君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研究》，以形而上学问题为线索，对牟宗三的哲学系统作了深入的分析。

形而上学论域中的存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与人化的存在或人与人的世界。人在形而上学中之所以具有本源性，首先在于形而上学本身是人对存在的自我探问，而后者本质上又与意义的追寻相联系。这里所说的意义既不限于语言的层面，也非仅仅指向超越的领域，它涉及是什么的追问，也关联着应该如何的问题；它以宇宙人生的终极性原理为内容，也兼涵真、善、美等不同的价值向度。形而上学以有这个世界为出发点，它既不追问何以有这个世界，也不关切这个世界之前或这个世界之后的存在，从而，它不具有宗教层面的超越冲动和终极关怀。所谓这个世界，就是人生活于其间并为人自身之“在”（广义的知、行过程）所确证的存在。以有这个世界为前提，形而上学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存在的思辨构造，而是存在的敞开、澄明与改变。

从以上理论前提看牟宗三的形而上学，便可以注意到其多重涵义。牟宗三以“道德形而上学”（moral metaphysics）立论，无疑注意到形而上学所涉及的存在问题与人自身之

“在”的联系，这种看法显然不同于离开人之“在”、就存在而论存在的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然而，牟宗三同时又仅仅在“道德”这一维度上涉及人之“在”，而未能把握人的存在的全部、丰富的内容，与此相应，在突出人的自我挺立的同时，牟宗三对如何在更广的意义上化自在之物为人化之物，也缺乏必要的关注，由此建立的形而上学，依然难以摆脱抽象的性质。

形而上学以存在的统一形态为指向，后者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哲学的内在精神。如所周知，作为智慧之思，哲学不同于经验领域的知识。知识主要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其中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金岳霖在比较知识论与科学时，曾认为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知识论）旨在求“通”而后者（科学）以“真”为目标。知识论属哲学，在此意义上，这里似乎也涉及哲学的特点。不过，金岳霖所说的“通”，主要指理论本身各部分之间的一致。（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4，第11—13页）对“通”的以上理解，基本上限于逻辑或形式之域。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所谓“通”，并不仅仅在于哲学的体系或学说本身在逻辑上的融贯性或无矛盾性，它的更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对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的敞开和澄明。换言之，它总是超出了逻辑的层面，既涉及存在，也涉及把握存在的不同视域、进路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多地呈现实质的意义。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易传》的看法。《易传》对“通”予以了较多的关注，一方面，它强调：“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易传·系辞上》）另一方面，又肯定：“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上》）

“往来无穷”是就存在的形态而言，“通”在此指动态意义上的统一性，“感”隐喻了人之“在”与世界之在的关系（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意味着在人

之“在”与世界之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把握存在。《易》是由卦象构成的形而上的系统，在《易传》看来，《易》所彰显的“通”既展示了存在本身的统一形态，又作为统一的视域，表现为对存在原理或根据（故）的总体上的理解。[1]康德在谈到形而上学时，也曾强调：“形而上学乃是作为系统的科学观念”，“是一个整体”[2]。形而上学的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既表现为内在的逻辑融贯，也以对存在的整体把握为其内容，它使被知识所分化的存在重新以统一的、具体的形态呈现出来。在这里，哲学不同于特定知识的特点无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突显。




对形而上学所内含的统一视域，牟宗三在某些方面同样有所关注，他以所谓圆教下的道德形而上学来沟通本体界与现象界，也表现了建构存在统一性的努力。然而，他所提出二层的存有论依然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划界为前提，这种划界的立场，似乎未能真正体现形而上学以存在的统一为指向这一内在特点，尽管牟宗三对现象与物自身之分作了种种疏解，但把统一的世界判而为二，仍很难视为已达到了形而上学的具体形态。

《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研究》一书对牟宗三形而上学的得失，作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讨论牟宗三哲学的各个论点，而是试图把握其中的主旨及内在脉络，体现了注重理论思维的哲学意识。全书运用历史溯源及中西比较的方法，将牟宗三的哲学放在宋明以来中国哲学的演进及中西哲学的比较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并由此展示牟宗三在理论上的得失。作者在努力入乎其内的同时，又注重出乎其外，从而既避免外在的批评，又避免无批判地简单认同。作为一部体现了哲学与哲学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学术著作，《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对于推进牟宗三哲学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

[1] 《庄子》曾提出“道通为一”的论点（参见《庄子·齐物论》），这一论点往往被赋予相对主义的性质，事实上，这里的“一”并非仅仅是泯灭差别，毋宁说，它同时具有整合、统一之义。“道”所体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视域，从整合与统一的维度看，“道通为一”既意味着把握存在之视域的贯通，也表明：以道的视域考察万物（以道观之），存在更多地呈现统一的形态。在上述意义上，此处的“通”似乎也包含着视域的融合与存在的统一两重涵义。

[2] Kant: What Real Progress Has Metaphysics Made in Geemany Since the Time Of Leibniz And Wolff, Abris Books Inc., 1983, p155, p173.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发表日期：2005-6-6 浏览人次：229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